

譯者序

在他飽含深情的文章——〈與朋霍費爾一起做神學〉(Theologie mit Dietrich Bonhoeffer)¹中，莫爾特曼 (Jürgen Moltmann) 回憶了他個人與朋霍費爾思想的會遇。我們都熟悉莫爾特曼的經歷，一九四六年他在盟軍戰俘營首次讀到朋霍費爾著作《跟隨基督》和《團契生活》，一開始認為這些著作過於狹隘，尤其是對一個失去自由的戰俘而言。當他回到德國，在哥廷根開始攻讀神學時，朋霍費爾的殘稿《倫理學》和名為《抵抗與順從》(出版於 1951 年) 的獄中書簡卻迅速地贏得了這位年輕的新教神學家的心。很多學者和基督徒都與莫爾特曼一樣，從閱讀《倫理學》和《抵抗與順從》開始，對朋霍費爾的生平和作品產生了興趣。

1.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mit Dietrich Bonhoeffer. Die Gefängnisbriefe”, in Dietrich Bonhoeffers Theologie heute. Ein Weg zwischen Fundamentalismus und Säkularismus?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09), pp. 17-34.

然而，由於朋霍費爾作品自身的未完成屬性——他親自修改並出版的作品只佔現存作品總量的五分之一，對他的作品的解讀常常伴隨着解讀者的誤解和偏見，比如將朋霍費爾解讀為「神死神學」或者是「世俗神學」的代表，將此世性（*Diesseitigkeit*）錯誤地等同於世俗主義。也因此，對朋霍費爾的學術研究勢必建立在其作品的出版和整理之上。迄今為止，朋霍費爾作品最重要的整理和編修有三套作品。第一套是艾伯哈德·貝特格（Eberhard Bethge）主編的《朋霍費爾文獻彙編》（*Gesammelte Schriften*，德語簡稱 GS），這套朋霍費爾作品選出版於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四年，貝特格把陸續收集到的朋霍費爾從一九二三至一九四四年寫作的文稿，主要按照主題進行分卷和彙編。《文集彙編》原本計劃出版四本正冊，後又因為材料的增多而增補兩卷。第二套作品彙編是一九八〇年代晚期開始、跨度近三十年的《朋霍費爾全集校注版》（*Dietrich Bonhoeffer Werke*，德語簡稱 DBW），它的陸續出版是朋霍費爾研究得以突飛猛進的物質基礎。自一九八六到二〇一三年，這套全集已經大致按年代順序整理出版了多達十九卷的朋霍費爾文稿，其中包括十七卷正式版和兩卷增訂本。這套朋霍費爾全集包含了大

量從未出版過的朋霍費爾的書信、日記、戲劇、草稿、佈道辭、學生時期課程論文、獎學金申請信札、講座手稿以及授課時聽眾所錄筆記等。這些書信和文章彙編佔了文集總體量的一半以上。它們大大地豐富了作為研究依據的朋霍費爾的生平和思想。此外，二〇〇六年適逢朋霍費爾誕辰一百週年，在全集校注版基礎上出版的《朋霍費爾全集選本》（*Dietrich Bonhoeffer Auswahl*），在範圍、篇幅和體例上優化了《全集校注版》，意圖為普通讀者了解朋霍費爾思想提供一個全面的印象。可以說，這三套作品的出版標記了朋霍費爾研究的三個歷史階段的漲潮點：一九五〇年代、一九八〇年代和當代持久不衰的朋霍費爾研究熱。

兩岸三地朋霍費爾研究着眼點略有不同。港台地區朋霍費爾譯介由教界推動，興趣點落腳在牧職實踐的中期朋霍費爾著作（《跟隨基督》、《團契生活》等）；中國大陸的朋霍費爾翻譯引介和研究工作則主要由學界承擔，學者們的興趣點更多落在可與人文學科、中國哲學進行對話的中晚期朋霍費爾著作。一九九二年，高師寧以英文譯本為底本，將《獄中書簡》選本翻譯為中文，該譯本收入何光滬主編的「宗教與世界」

叢書。²這一譯本迅速引起了反響，尤其是朋霍費爾提出針對基督宗教的「非宗教性解釋」，被中國大陸學人視為人文學者研究基督宗教的入口。與對朋霍費爾中晚期著作的研究熱忱相對應，二十多年來，朋霍費爾的中晚期文獻如《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³《倫理學》⁴在中國內地一再地重印重版。但當我們驚歎於晚期朋霍費爾對時代問題的準確診斷，以及他用來描述這些問題的概念之精妙，也不得不看到朋霍費爾的晚期文本像謎題的謎面一樣滿溢着解釋的可能性。這是因為《倫理學》和《抵抗與順從》的寫作環境極其嚴酷，朋霍費爾在缺乏文獻、寫作不能按照計劃推進的情況下堅持寫就這些作品。我們不能對其整體性、清晰性有過多的苛求。為了解答中晚期作品中的謎題，我們必須回到朋霍費爾的早期思想，了解孕育他晚期思想的精神土壤。

對莫爾特曼和戰後的一代歐洲知識分子來

-
2. 迪特里希·朋霍費爾著，高師寧譯，何光滬校，《獄中書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3. 朋霍費爾著，王彤、朱雁冰譯，《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繁體版：香港，道風書社，2001 初版；簡體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初版）。
 4. 朋霍費爾著，胡其鼎譯，魏育青、徐衛翔校，《倫理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初版；簡體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初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初版）。

說，朋霍費爾對基督教思想最重要的創新莫過於直面康德的啟蒙召喚，肯定人類正走向一個全面的非宗教的時代，並提出基督教的應對：基督教的此世性。對基督教的此世性感興趣的學者經常給朋霍費爾思想貼上一些標籤，比如產生易產生誤解的「神死神學」或「基督教人文主義」；而正確揭示朋霍費爾思想根源的標籤如「迦克頓主義」（Chalcedonianism）、「十架神學」，或「巴特主義」（Barthianism）又常常讓我們忽略了朋霍費爾的獨創性。朋霍費爾在獄中發展具有「此世性」的基督教——正如莫爾特曼所說——是一種此前僅見於小布魯姆哈特（Christoph Blumhardt der Jüngere）的深刻的末世觀，這種末世論把焦點從彼岸轉移到人生活的此岸。⁵我們贊同韋爾克（Michael Welker）對朋霍費爾的理解，即朋霍費爾在獄中體現出來的並非一種悲觀的避世主義或一種樂觀的浪漫主義，而是精神和神學的現實主義，⁶而這種現實主義並不單單出現在朋霍費爾的晚期獄中書簡，而是遍及朋霍費爾的早期和中期著作中。當我們在早期著作《聖徒相通》中讀到

5. Moltmann, “Theologie mit Dietrich Bonhoeffer”, p. 21.

6. 韋爾克（Michael Welker）著，曾念粵譯，《朋霍費爾《獄中書簡》中的神學遺產》，載曾慶豹編，《朋霍費爾與漢語神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6），頁 182。

朋霍費爾如何試圖在自由主義和辯證神學中開闢一條自己的道路，跨學科地研究教會問題時，當我們在巴塞羅那書信中讀到他對尼采的呼籲「對大地忠誠」（*Treue zur Erde*）⁷之肯定時，當我們在一九三四年的倫敦信札中讀到他對甘地的和平主義之嚮往時，⁸我們體會到朋霍費爾如何不畫地為牢，不斷地拓展自己的精神邊界。正如朋霍費爾在獄中經歷盟軍對柏林的轟炸時，仍在讚頌「個人生命的整全和豐盈」。⁹面對啟蒙以來的德國思想家費爾巴哈、馬克思、尼采的宗教批判，朋霍費爾肯定「一個完全的非宗教的時代」¹⁰的積極意義，視基督與及齡的世界為自己晚期思考最重要的主題。他認為真正的宗教必須要具備一種「深刻的此世性」，¹¹而非一種異化（*Entfremdung*）了的人與世界的關係。這種此世性神學，以及積極面對一切挑戰的神學和精神上的現實主義，是我們今天的時代仍可借鑒的。

-
7. Dietrich Bonhoeffer, *Dietrich Bonhoeffer Werke* (以下簡稱 DBW), *Band 10: Barcelona, Berlin, Amerika 1928-1931*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91), p. 516.
 8. DBW 13: *London 1933-1935*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4), pp. 128-129.
 9. DBW 8: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8), p. 453.
 10. DBW 8, p. 403.
 11. DBW 8, p. 541.

對朋霍費爾「此世性」思想的理解必須建立在對朋霍費爾思想連續性的把握上，這需要翻譯引介早中期朋霍費爾著作、書信。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繼翻譯、編輯朋霍費爾的《倫理學》、《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後，也積極地推動《朋霍費爾全集校注版》以及《朋霍費爾全集選本》這兩套最新朋霍費爾文集彙編的漢譯工作。此外，研究所也關注着國際朋霍費爾研究的最新動態，譬如眼前這本緹茲的朋霍費爾傳記。¹²

現任教於瑞士蘇黎世大學詮釋學和宗教哲學中心的緹茲教授，曾任國際朋霍費爾學會德語分會主席長達十年（2008-2018），是朋霍費爾摯友艾伯哈德·貝特格親自創立的國際朋霍費爾協會培養出的第三代學人的翹楚。一九九九年，她在著名神學家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指導下提交了博士論文《朋霍費爾對內曲性理性之批評——一個認識論的研究》（*Bonhoeffers Kritik der verkrümmten Vernunft. Ein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¹³在此項研究中，她細緻梳理了

-
12. Christiane Tietz, *Dietrich Bonhoeffer: Theologe im Widerstand* (München: C. H. Beck, 2013).
 13. Christiane Tietz-Steindl, *Bonhoeffers Kritik der verkrümmten Vernunft. Ein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9).

朋霍費爾的教授資格論文《行動與存在》中的神學、哲學概念和文獻，《行動與存在》由於包含了大量朋霍費爾與同時代的神學、哲學思潮的對話，曾被公認為朋霍費爾最晦澀難懂的學術著作。緹茲教授通過這項卓越的研究為後人理解朋霍費爾早期思想以及朋霍費爾早晚期思想的連續性鋪平了道路，也因此在學界廣受讚譽。

而眼前這本初版於二〇一三年、再版於二〇一九年的傳記《朋霍費爾——反法西斯抵抗運動中的基督教思想家》（*Dietrich Bonhoeffer. Theologe im Widerstand*），更使緹茲的影響超出學術界，為她在大眾讀者中贏得聲望。譯者二〇〇九年曾在德國美因茨大學跟隨時任美因茨大學系統神學教授的緹茲研習朋霍費爾。不論我們就朋霍費爾本人或朋霍費爾研究者的哪一個思想提出疑問，她都能立刻追溯到文獻的來源。這一點也在她的文章中表露無疑，她文章的綜述往往是最為全面的，這是建立在其對一手和二手文獻的熟諳之上的。此外，緹茲教授語言和思想極為清晰和準確，她的評論亦冷靜客觀，聯想到她從小的職業理想是醫生，常常給我一種她彷彿不是在執筆，而是在執手術刀的錯覺。譯者相信，這本傳記既可作為一般讀者了解朋霍費爾

譯者序

生平和思想的入門書，又飽含了緹茲的研究結晶，會對漢語朋霍費爾研究起到巨大的助力作用。

黃瑛

前言

「每一種知識都不能與獲取它之人的生存處境截然分開。」¹迪特里希·朋霍費爾的這一觀點很好地詮釋了為何他能贏得超出德語世界的廣泛聲譽。生活和思考在朋霍費爾身上緊密結合。他非同尋常的生活道路使他的神學備受關注；同樣，他的生活經歷也深深影響了他的神學論斷。任何想深入了解朋霍費爾一生的人都不能迴避他的神學議題，而任何想理解他的神學的人也必須了解他的生平。

朋霍費爾是抵抗納粹的重要新教神學家之一。很早他就認識到納粹思想的危險。他投身於認信教會（Bekennende Kirche）的創立，並在此後領導一間認信教會神學培訓機構。二戰中，他加入了籌劃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刺殺希特勒的密謀團體。密謀失敗後，他被納粹關押，在獄中

1. Dietrich Bonhoeffer, *Dietrich Bonhoeffer Werke* (以下簡稱 DBW), Vol. 4: *Nachfolge*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89), p. 38.——譯注

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兩年。戰爭結束前，他被絞死在弗洛森比爾格（Flossenbürg）的集中營。

在認信教會中，朋霍費爾曾被一些人視為激進派，戰爭結束初期他的抵抗行動又被不少基督徒誤解，但如今他的正面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此外，儘管他神學的學術品質一直不乏爭議，然而他的作品至今一直得到廣泛流傳。在教會圈子裏，他已被視為靈性啟迪之源，而在學界裏，對朋霍費爾進行研究的歷史學家和神學家仍人才輩出。有些朋霍費爾崇拜者將他的形象固化為不容置疑的英雄或者超越時代的智者，但這些形象與朋霍費爾的真實人格和作品相距甚遠。

與此相反，我在這本書中特意不是用七十年後的當代眼光，而是將朋霍費爾置於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中來認識，且不迴避對他生活和作品的質疑。這本傳記將按年代順序呈現他的生平，並且將他思想的發展脈絡穿插於其中。本書後記則總結了朋霍費爾的接受史，並且探討朋霍費爾對今天的意義。